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輯
沈雲龍 主編

趨

庭

隨

筆

江庸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余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迄今蓋無一二年離吾父母之側斯卷涉及經史多習聞庭訓退而自記經吾父所塗改者人生年近六十猶獲依父母膝下並世已罕見其人矧父之於余則父而師也此數十寒暑中凡於舊學有疑而莫釋懵而弗知者皆得於定省之時一一乞教於吾父而欣然鑒其所欲是則愈非他人所能希冀惜余於學問之道未能潛心研求往往淺嘗而止深負吾父教誨之意斯卷所記皆餽釘糟粕不足一觀然韓氏之子不辨金根余之謏劣閱者或亦不過督耳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江庸識於淀園之眺遠齋

--	--	--	--	--	--	--	--	--	--

趨庭隨筆第一卷

長汀江庸述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游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大率老年皆有此慨唯家父年近八旬喜與少年接近亦不以論舊事爲樂此誠期頤之徵可慶也

爲學貴知不足處境則貴知足知足然後可以自適其適也張端義貴耳集歐陽永叔論琴帖云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劉岷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志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

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雜何由有樂
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永叔此言殊堪玩味余年逾五
十雙親俱健菽水無憂身心交泰讀書之暇輒徜徉於山水之間人生如此
亦復何求豈必自置名園盛營別墅異書盈室名畫充篋而後快然自足哉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成癖賦似相如只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止
傳顏子得心齋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宋儒此種議論直是
謬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門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顏淵亦云夫子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孔門何嘗無一事顏子亦豈止心齋心齋出莊子初不見
儒家之書三百篇莫不有事在如龜山者乃真未可與言詩者也

趙舒翹以刑曹簡鳳陽府知府不十年開撫江蘇所至有清名迨官司寇入

軍機則仰承上意逶迤進退而已趙與剛毅素暱當拳匪初起余在京師孝
欽欲遣剛趙出京察看剛還朝密陳拳民志在滅洋非叛逆可比今已首受
約不如撫而用之趙心知其謬不敢直言沈家本子惇有大毛村哭天水尙
書詩君獨知其非密陳不可恃趙對人言誠知其非然密陳不可恃殆非事
實拳匪既不得逞於使館日於城鄉掠殺良民以快其意一日虜大小男婦
百餘人認爲妖人交刑部處斬司官以例須問取口供乃能定罪面請趙示
趙云此亦天意何問爲遂駢誅焉喬茂萱丈方官刑部蓋目擊其事驢背集
謂刑部鞠之與所聞稍異

孫淵如問字堂集三教論謂釋典連篇累牘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
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附會其事其書並不得比於道家吐納之術黃

白之方猶傳古法故淵如雖闢佛而頗喜道經道經鄙誕如黃帝五經
藏之下乘淵如既刻之平津館叢書而岱南閣集觀風試士策亦以黃帝
三子玄女經爲問其迷信可知殆無異唐武宗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
方士親受法籙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忘相髭許鄙相
投我褐相胸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
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猶盡其妙矣見呂覽觀表篇
如此相人可執一格乎

管子權修篇曰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
也此數語較大戴禮文王觀人篇呂氏春秋論人覽言簡而該

石林燕語謂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殆屬公論况即使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亦其習慣使然蘇明允著辨姦論遽目爲大姦以報其斥爲策士之怨宋史王安石傳既載其事論者乃稱其見微知著能窺安石於未進用之時過矣

光緒季年日本名詞盛行於世張孝達自鄂入相兼官學部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云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當時學部擬頒一檢定小學教員章程張以檢定二字爲嫌思更之迄不可得遂閣置不行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動以劉歆竄入爲辭其說實出廖季平丈葉奐彬翼教叢編之言固非誣也其晚年自言爲學凡四變

著有四變記

第三變因詩之小球

大球編爲地球新義已屬穿鑿無理第四變號稱天人之學謂孟子言神人

荀子言至人

案莊子逍遙游篇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所不能明以見聖人之外尙有進境又謂楚辭乃靈魂學專門名家三

山經全書爲神靈所生實則所稱鬼神皆爲彼世界之人至其鬼神往來如

賓客亦如今外交部與外國相交涉其支離荒唐不可究詰令人疑其有心

疾

郭允叔云聞蜀人董清峻曰季平解論語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

謂法蘭西文比英文難學云云真是兒戲矣

韓退之順宗實錄云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

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案舊唐書賈耽

傳曰耽性長者不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人唐書鄭珣瑜傳曰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縉帛入有素餘者應由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耶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之二相者賈則在位十三年安危大計毫無建白號曰長者是特鄉愿之流鄭則於李實剝下務進奉雖知顯詰而以方幸得免詎非溺職二相縱留殆不值叔文之一眄實錄謂其皆天下重望殊爲曲筆剛毅在蘇撫任奏保周蓮龍殿颺吳人爲之詩云文有周蓮武殿颺看它才具亦平常如何竟作人才保笑殺滿洲剛子良逮剛內用猶面奏云龍殿颺爲奴才之黃天霸京師一時傳以爲笑周官福建布政使闖茸無聞龍官曹州鎮總兵光緒三十一年曹匪起魯撫楊士驤以釀亂劾去之

莆田江春霖杏村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袁世凱五十生辰江與袁向不通刺是日忽親往祝壽人咸異之旋上疏論袁權勢之重十有二其曰親藩之重冠絕百僚向時親王書欸皆言某親王無稱名者結拜弟兄則更未之前聞矣乃世凱壽辰慶親王奕劻去爵署名爲祝貝子載振則稱世凱爲四哥而自稱如弟對聯兩合爲衆目所共瞻熏灼一時幾炙手之可熱此交通親貴權勢之重又曰薦賢爲國非以爲私桃李公門古人弗受而世凱前後之所保舉莫不執贄而稱門生但舉顯者而言內則有民政部侍郎趙秉鈞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外務部侍郎梁敦彥右丞梁如浩大理院正卿定成順天府尹凌福彭之徒外則有直隸總督楊士驤出使大臣唐紹儀吉林巡撫陳昭常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屬薦躋通顯或有合於

同升認作師生謂無私其執信此引進私屬權勢之重以上二條皆其祝壽所偵得者也杏村此疏正當項城熏赫之時迨十月兩宮宴駕隆裕以戊戌之事深惡項城張南皮命其孫厚授意御史趙炳麟彈劾炳麟逡巡不敢發於是給事中陳田露章參之袁遂去位陳字松山都人士因有紅杏青松之目然江攻其盛陳擊其衰豈可同年而語哉

前人只重唐以前石刻遼金元碑碣最近始漸重之余與傅增湘沅叔周肇祥養菴訪碑涑水縣易縣得唐代之遼金元經碑碣凡十餘種皆未見著錄者宋石刻則惟一宣和經幢蓋宋之有易州爲時至促自徽宗宣和二年郭藥師以涑易二州降至宣和七年復爲金人奪還先後僅五六年耳

荆軻山即燕太子丹館荆軻處山巔石塔建於唐代有大遼重修聖塔記記

末一行則題宋乾道二年歲次己卯五月乙卯朔施主劉楷立石乾道爲宋孝宗年號是時易州早非宋有且遼亦早亡何以遼時碑記又書乾道事殊可疑養菴謂乾道或緣明道之訛（宋仁宗年號）宋之遺民不忘故國故仍題宋之年號考明道二年爲癸酉實非己卯且燕雲十六州晉石敬瑭早畀之契丹易州人非宋之遺民養菴之說似不確再考乾道二年實爲丙戌非己卯聖塔記末行其爲妄人增刻無疑然作僞之意安在則不可得而知矣朱子荊軻書盜最爲迂腐元劉因荊軻山詩馬遷尙挾非史才淵明憤世傷憂懷春秋盜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不免爲朱子所惑暴秦次第殄滅六國燕太子丹知仇必可復國必不可保乃椎心泣血出於刺殺之一途使當日荊卿匕首果堪始皇之胸臆主一除天下震動燕或可僥倖不亡圖窮

袖絕抑豈人謀朱子之惡荆軻以其所爲不軌於正耳如朱子之意必燕太子丹延頸待亡然後不失爲正耶綱目書盜後人懾於大儒之名不敢輕議吾竊爲荆軻不平也

清帝陵之在易縣者爲西陵凡四陵雍正秦陵嘉慶昌陵道光慕陵光緒崇陵四陵以秦陵爲最閎壯崇陵爲最簡陋慕陵則以宣宗遺詔無德及民不入太廟山陵之費概從撙節故規制與他陵迥異陵寢前無明樓殿楹不施丹漆然正殿及兩配殿悉以楠木巨材建造古色盎然正殿天花板雕刻極精雖樸而不華工程之費較之他陵尤爲浩大慕陵石坊橫刻咸豐手書挽詞其文曰敬贈東北永慕無窮雲山密邈嗚乎其慕與慕也洵屬奇文

梁格莊有趙公祠趙公爲趙秉鈞智菴趙曾監崇陵工程歿葬梁格莊祠當

係趙氏家廟祠內懸挽聯甚夥內有項城手書挽聯弼時盛烈追皋益匡夏
殊勳楸管蕭字殊豪放項城書公牘外罕見楹帖則僅睹抱存處一聯袁趙
交深挽聯故親筆書之智菴之死傳聞爲項城所酖殆一疑案

林琴南爲梁星海作補樹圖記云德宗之崩梁入都欲叩謁梓宮爲袁世凱
所阻梁乃於旅館中寢苦枕函舉哀九日哭天子之禮也是文殊失實梁官
止按察使本不能叩謁梓宮况是時孝欽旣喪袁方自危何暇問此且內外
官哭臨初非袁所能禁抑至以寢苦枕函舉哀九日爲哭天子之禮似亦無
據是年大喪多不循制三品以下例應在景運門外行禮乃京朝官咸集乾
清門梁獨蒲伏景運門外且號哭有聲惜琴南未見之耳

顧寧人於明亡後七謁孝陵六謁十三陵故屈翁山贈之詩云一代何人知

日月諸陵有爾即春秋良有以也若清則不然社稷雖墟皇室無恙乃有以
十謁崇陵自華者豈不可晒明黃久菴尙書綰效岳忠武渙盡忠報國四字
於背上爲人所劾遂墮士林笑海古之嘉事亦未可輕學也

香山詩今日園林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會到只當畫圖看此言達官貴人
侈爲豪舉雖有園林而不暇享有耳常朗齋有別業在易縣城外五里之泉
源村背小阜臨清溪雲濛諸山歷歷檻外然懾於兵匪朗齋實未嘗一日安
居山鄉清福恐非吾輩今日所能消受

沅叔語余云吾輩當以遊山爲一生事業之一然此事業在今日亦正不易
爲內地苻萑遍野行者裹足余昨遊西陵易縣俞縣長榮慶派馬巡九人護
衛繆師長徵流黃師長顯聲復挾騎兵十餘騎同行昔人譏冠蓋遊山今日

遊山更非軍警不可如此遊山亦復何趣

葉少蘊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穎公七十六文潞公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案宋史文彥博傳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光烈降太子少保崇寧中預元祐黨籍此少蘊所以斥爲晚節不終也少蘊用蔡京薦召對宋史本傳故四庫提要譏其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此一條則誠有然矣

四川大足縣龍水鎮民教不和余蠻子等遂聚衆打毀教堂余本以挖煤爲業曾入哥老會因推爲首案已議結而余先逃匿光緒二十四年忽將余捕獲旋爲其黨劫去於是嘯聚匪徒數千人四出焚毀教堂並擄法國司鐸據

秦抗拒嗣經王爵棠統兵圍攻乃降雖許以不死仍繫獄余之爲人實無甚知識且鴉片癖極深庚子義合拳匪起編修王廷相建議請閉絕外洋通商盡廢舊約召李秉衡督師用余棟臣周漢爲先驅棟臣即余蠻子也周漢字鐵真湖南人嘗著書醜詆泰西以天主教爲天豬叫語多不經頗能惑衆宜其與余蠻子並舉也

平湖朱之榛竹石者淑堂漕帥爲弼之從孫也官江蘇垂四十餘年中歲失明人皆以朱瞎子呼之以候補道員十署按察兩署布政最後乃授淮揚道亦未到任朱雖盲於目而才幹過人記性尤絕每日治官書

充牙釐局總辦最久雖習筆泉

仍象令人誦之入耳輒不忘恆口占批牘洋洋千言靡不中事理其見僚屬必先排定坐次所問皆適如其人無一泛語不似當日達官見屬吏只言天

氣寒暖而已公餘即浼人讀通鑑及名臣奏議古今文集有投以著述者覲面時輒能舉其某篇某句往往評騭精當真異才也其於江蘇吏治得失歷年陳案皆爛熟於胸而綜核財政尤其所長故督撫雖屢易無不倚重焉

趙璘因話錄謂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竟不遠大此劉繼莊所以教人爲學須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濶爲第一義也繼莊斯語見所著廣陽雜記

明末有兩女總兵人只知秦良玉而不知丁國祥劉繼莊廣陽雜記載永曆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是則不如良玉也

明史良玉與馬世龍諸武臣同傳

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劉夢得嘗愛終南泰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儿荆山以

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竊謂山之著名者如蜀之青城峨嵋越之天台雁蕩皖之黃山晉之五台粵之羅浮閩之武夷無論已其他奇秀之山不著名者在在有之何必九華矧一邱一壑皆足適意亦視其人之襟抱何如耳或乃云五嶽歸來不看山真僉父語

難進易退之節今人全不講苟據高位便志滿意得壹若永無傾覆之虞非災及其身鮮有能自覺者張固幽閒鼓吹云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閹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顯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避位此婦明識遠在士夫之上潘能信從其言亦可謂之賢矣黃士俊靖康緇素雜記云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勺藥

以爲男淫女蓋勺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勺藥者所以爲男淫女也又東門之粉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握椒以爲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陽貽我握椒者所以爲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朝英所稱先儒不知爲誰劉原父七經小傳嘗據此說爲諧笑四庫提要謂雖不出姓字殆亦指朝英似小誤蓋朝英本引舊說但云頗得詩人之深

意乃其謬耳

許顯彥周詩話引衛風云伊其相謂贈之以勺藥陸農師說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與朝英合

唐書王嶼傳曰瓊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瓊乃用之據此似紙錢始於瓊然釋道世法苑珠林則謂始於殷長史又失名愛日齋叢鈔載洪慶善杜詩辨證引文宗備問云南齋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其說

不知出何書耐得翁就日錄言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

失名樞憲小牘云思陵神輿就

祖道祭紙錢差小官家不所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恐非聖主喜宜以奉寶天也今上抵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處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錢乎呂南公灌園集有錢鄧州不燒紙鏹頌呂伯恭宋文鑑載

之

喬茂萱丈詣家父余時侍側茂丈自言不侮鰥寡畏強禦家父笑應之曰斯言余不敢信蓋必不畏強禦而後能不侮鰥寡何則強禦每每侮鰥寡若畏強禦即不得不侮鰥寡矣

後漢書三國志記華陀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之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即近代外

科醫之手術麻沸散以酒服之殆即麻醉劑也葉夢得玉澗雜書謂華陀固神醫然陀之用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剗割決無是理蓋陀之醫術久失其傳其外科手術之神妙後世不解而反疑其僞可慨也

俞文豹吹劍錄云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託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以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老年納妾實自戕之道

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

亦見癸辛雜識

嘗聞鄉曲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於元

祐盛於淳熙其徒甚盛結其黨假此以欺世者真可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粗才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目爲俗史蓋其所讀者只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語錄

之類自詭其學能正心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或衍輯近思等文則可鈞聲名美官下而士子時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司馬溫公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於是天下之士競趨之稍有不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爲辯之其氣餒可畏如此然所以言略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咸淳則此弊極矣是時爲朝士者必議論憤憤頭腦冬烘敝衣非食出則以破竹轎舁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名達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爲市人不爲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用此等之士引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

幸其憤憤之不才不致擊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謂道學之禍不甚於典午之清談乎家父著孔學發微嘗及公謹故錄其全文李蕤客日記謂公謹此言蓋爲鄭清之一輩人而發其書成於元代道學之風甚盛而能爲是言此是非之公也

談選

宋人著
失名

載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其聲婉而哀曉起詢

之乃同驛臨淮令之女令在官恣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許之女故哭柳素負節義往見令詰其實令不能諱悉告柳柳忿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齋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奪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並行令往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

者乃其肉也韓非子曰俠以武犯禁然不可謂非快舉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被放金人至以千金求其書乾道初金使至宋猶問胡銓在否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見鶴林玉露其爲人敬仰如此及得召還喜而賦詩故有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頰生微之句宋代本有官妓觸景言情而歸之君恩原不失風人之旨朱晦翁乃以澹菴對黎倩爲有情而高談其人欲天理不解詩邪抑果如周公謹雅志堂雜鈔所云宋之號爲道學一流無論立身如何文章氣節如何苟非其徒黨必擠之而後快耶

羅大經鶴林玉露謂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余意古人席地而坐坐

時而拜則兩膝齊屈立時而拜則先屈一膝非男子拜必兩膝齊屈立時而拜必先屈一膝不能兩膝齊屈也

凌霄一士隨筆記清代謚法成正忠襄最爲美謚曾國荃謚曰忠襄可謂甚優陳澧？輓詞下聯之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爲一人最爲一時傳誦按陳澧字朗仙已前卒此聯乃易實甫丈所撰曾聞家父誦之上聯爲幹國失三賢去大司馬少司農纔數月大司馬謂彭剛直玉麈少司農謂曾惠敏紀澤對仗之工天造地設尤妙在四公皆湖南人也

灌夫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咕囁

耳語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家父生平亦最惡人咕囁耳語宦大梁時司道官廳每有

耳語者輒禁阻之且謂曰公事公言若私此非私語地雖同官側目其後竟

無耳語者

胡維德馨吾年逾七十體力極健去歲同遊華嶽曾登絕頂日前以急性流行病沒於法國醫院昨晤陳仲恕謂十日前語馨吾君所藏硯亦嘗享用否馨吾答曰此等佳硯吾不忍用之也

林白水所藏
多歸馨吾

古詩云人生非金石安能

長壽考不禁感慨繫之

北平實報記馨吾一軼事極有味瀋陽事變前馨吾送其長公子世澤赴歐過哈爾濱時在忠信堂邂逅蔣兩岩公使蔣適返自德國遂邀之同座外交部檔案保管處長王念劬與焉宴畢兩岩即付贖謂與馨吾父子祖餞馨吾亦爭給贖謂與兩岩接風區區飯賬爭執不已遂請王君評判王毫無猶豫即應曰蔣公使無資格付錢兩岩瞠目曰理由安在王答誰叫你叫蔣作賓

呢馨吾當時大爲稱快而散

詩鐘之作始於吾閩光緒初盛行南北張文襄尤好之迨入政府仍不輟今

人新談往名書謂南皮一日集項城及幕僚爲詩鐘慶親王奕劻在焉南皮特

拈蛟斷二字候補道員蔡乃煌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

時瞿鴻禨方罷職岑春煊亦謝病詩上句影射瞿岑下句指張袁交歡故慶

袁張皆大悅即日擢放蘇松太道此殆傳聞之譌射虎一聯實文襄自撰並

非蔡作且慶袁從未與詩鐘會蔡以郵傳部左叅議簡放蘇松太道亦非候

補道員也

李宗侗立伯曰文襄作上聯詩鐘時其父符曾先生適在側是日陪文襄

遊西便門外天寧寺憩塔射山房文襄思作詩鐘遂指橫額上射房二字

爲題云

新談往一書紀載頗多失實如云洪楊事變後郭筠山初使歐西馳書親友

稱許西國文明爲世大詬

案郭之叢世詬實以所著使西紀程

李合肥取魏默深師夷長技

以制夷之說盛倡洋務張南皮丁雨生等和之而一般清流黨

案張亦清流黨也

攻

擊合肥幾無完膚大約光緒初元徐致祥梁鼎芬夏震武等爲一團而以倭

良峯爲之魁中葉以後楊崇伊洪嘉與何乃瑩等爲一團而以徐蔭軒爲之

魁此尤差繆不惟張丁內外懸隔難以並論徐季和嘗劾張孝達與梁星海

異趣夏伯定爲徐所取士夏於庚辰分工部主事九月遞封奏參樞臣十六

款旋即出京倭視徐年輩更高且卒於同治辛未何得與梁夏爲伍又謂劉

裴村橫尸菜市貴陽李苾園以五十金丐人縫其首爲購薄棺始得成斂方

戊戌八月政變苾園以營保康有爲又與梁啟超姻親懼罪之不暇焉有此舉裴村及楊叔嶠皆鄰水李徵庸鐵船爲之縫首棺殮耳又謂陶拙存趨奉鐵良怡色柔聲委填卑陋殊譏之太過拙存爲人卑以自牧則有之何至若此又謂前清自戊戌庚子兩次變亂其蟄居國內者亦以黨錮關係不肯出而任事牢騷抑鬱無可宣洩咸發爲文章一時若義寧陳三立嘉應黃公度龍陽易實甫豐順丁叔雅羅由姚彥長施南樊增祥順德羅惇融何翹高揭陽曾習經山陰湯壽潛瑞安孫詒讓閩縣林紆侯官嚴復南昌熊季廉等率以經術詞章以自表異其所舉尤爲不倫不類唯伯嚴公度以戊戌黨錮關係不出如樊山則依附榮祿庚子自京逃出仍奔西安行在充當要差旋即實授監司宣統三年尙爲江甯布政使携印潛逃實甫亦以榮祿力簡放右

江道被議後值張南皮當國復分巡廣東剛甫則官度支部右丞幾道則官學部丞參上行走何嘗不出而任事僅墊仙力辭兩淮鹽運使及江南提學使耳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寫孔子氣象之偉大不必實有其處也明人於泰山之巔立一碣大書孔子小天下處真笨伯也盤山有李靖舞劍臺戚南塘詩朔風虜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語極悲壯臺爲一巨石有唐李從簡題名李從簡曾遊李靖舞劍臺十字亦遒勁余曾拓之印諸盤山遊記中然考唐書李靖傳高麗之役太宗憫其老不許靖固未嘗東行安有遺跡留此余登舞劍臺有名山何與英雄事艷說將軍舞劍臺之句以吾國古蹟本多附會吾儕登山臨水藉英雄美人點綴亦足以發思古之幽情真

娘墳蘇小墓之真僞正不必斤斤辨證也

唐齊己詩竟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人以爲隣家尋貓之詩成都有丑極滑稽李西漚惺語丑曰汝能出場道白即令我發噓當重犒汝丑旋飾一盜手提紙燈忸怩而出朗吟曰更無人一個已是夜三更西漚不覺狂笑蓋二句乃西漚試帖賦得七月七日長生殿第二聯也

王阮亭秋柳詩讀者多不解徐遜菴顧詩箋注於賦得秋柳下引黃葆年云秋柳之詠蓋爲鄭妥孃作也妥孃福藩時歌妓鼎革後流落濟南且當時在座者姊妹二人故有桃葉桃根之句案錢牧齋金陵雜題云舊曲新詩壓教坊鏤衣垂白感湖湘閒閒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孃自注鄭如英字妥孃秦淮四美人之一詩載列朝詩閨集今年七十二矣牧齋此詩作於丁酉

之前決無此時尚流落濟南之理黃氏是說殊屬無稽王祖源蓮塘者廉生祭酒懿榮之父也其漁洋山人秋柳詩箋云李兆元以爲此詩乃弔明亡之作第一首追憶太祖開國之時白下門三字點明其地殘照西風已隱寫一亡國景象後三首皆詠福藩近事也又云第二首爲福藩作第三首爲南都遺老諸公作第四首專爲福王故妃童氏作以首句桃根桃葉正指其得新寵而行樂次句言任童妃之流落而不召第五句暗包妃至弗納旋復下獄情事第六句直以宣帝詔求故劍大義責之雖言之娓娓要皆揣測之辭恐阮亭當日不過隨題抒寫未必果有用意錢辛楣潛研堂詩續集題李義山詩云玉山碧瓦語清腴留枕窺簾事有無八寶流蘇隨處掛不應全是爲令孤真解人語也

李蕤客桃花聖解盦日記戊集云近直隸人李如松號虎峰者以優貢捐一
內閣中書自名理學對客必危坐所食惟脫粟豆常食於門屏間欲令人皆
見之目不識數字而著語錄盈尺萬尙書青藜首推重之爲言於倭文端倭
文端亦爲所惑都中爲宋學者如侍郎徐桐尤所致敬又云此人之父亦庸
鄙由胥吏爲小官歸京師又有一兄亦俸劣其人深恥其父兄爲道學累欲
去之三月脅其父逐兄出走既去父常念之其妻怒詬翁相憤嘗此人聞妻
泣怒向父曰婦賢能助我父欲黨兄爲惡耶其父夜自縊死坊官申之巡城
御史御史逮刑部將重案其事而侍郎等十人爲宋學者謂是道學孝子也
連名呈部力保之得免烏乎天下乃有此人都中乃有此論可不哀哉然家
父嘗聞諸張藹鄉與尊客說小異李字卓峰倭門弟子也家有婢父與通李

知而逐之父因縊死同門聞其變咸詣李迫其自盡許爲經紀家事此尙不失爲理學李死而講學之風爲之稍戢

前參謀總長張懷芝子志日前歿於天津余年來與子志過從甚密在滬聞耗爲之隕涕子志壯年識量膽氣睥睨一世庚子拳匪熾時方爲榮相武衛軍礮隊長一日詔諭榮祿礮轟東交民巷榮祿立召子志轟擊子志不奉命問榮祿太后真欲毀使館耶上諭給中堂懷芝走卒不知有上諭果決意轟使館請中堂發手諭榮祿局促曰太后不聞礮聲吾不能覆命子志笑曰太后欲聞礮聲此易事耳今夜當有礮聲榮祿喜語子志曰汝退好小子有出息子志爲榮祿所激賞自此始

壽聯挽聯最忌用膚泛故實如交誼不深或人無足道儘可不作余最愛周

善培孝懷挽吾鄉方玉亭一聯當盡哭天下仁賢此義不關朋友久不作浙中子弟好官自感路人

王阮亭奉旨祭南海過蘆溝橋詩有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之句趙秋谷譏其不倫阮亭詩隨園亦詆其殊少性靈但此詩當別論夫親交乍別寥落寡歡瞻念長途寧無感喟阮亭詩人豈同偷夫俗吏以擁節乘輶播之歌詠爲平生得意事耶余庚子過駟馬橋見道傍巨碣張鵬翮題詩云憶昔相如過此橋揚揚意氣凌青霄我來八座真天使不數臨邛駟馬驕相如有知當匿笑地下

陳仲恕云穆彰阿當國時索畫於戴醇士戴臨吳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極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爲水墨不設色也謂人曰戴爲某優畫扇尙設色視

我寧不如優人耶竟短戴於文宗斥其行止不檢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補後雖殉難得予諡文節然請建專祠卒不准蓋穆彰阿指摘其臨終詩撒手白雲堆裏去從今不復到人間二句爲怨望也

六書之旨近代大明戴東原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治許書者咸主此說然指事象形會意三者每易相混而轉注尤各執一辭迄無定論且漢書藝文志曰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本也然則轉法假借仍是字之體非字之用許在班後叔重可信孟堅詎不可信但去造字時太遠雖欲強說固已難矣

家父云奉新宋家蒸雲甫以進士官四川知縣所至以不擾民爲本蜀中牧

令以田房稅契爲進款大宗故常飭責差役四鄉催稅或懲罰隱匿唯宋不

然任其自便其聽訟亦勿用票喚輒令里正鄉約代爲傳人

宋史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訟

者無旦暮皆得造於庭復令自持狀以迫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多所蠲釋

亦或就便往訊純以至誠開導

並蒲鞭示辱而亦無之民間因呼宋端公端公者蜀人謂男巫也蓋譏其判

訟如巫之穰解然民固無冤強暴亦未嘗因此而熾也乙酉夏五與易仲實

叔由兄弟及于晦若同遊峨嵋適宋宰斯邑晦若以其前令營山仁政在民

遂偕往訪之其衙署冷若校官僅一司宅門者導客入時宋方然燭治官書

因言峨山之勝曾由署出城步行百二十里臨絕頂語及居官則深以負民

爲歎云

薛文清從政錄云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爾時川省號爲能吏者以固城田秀栗

新城耿士偉爲最而耿尤慘酷不僅如史記酷吏傳所云廣漢李貞擅磔人

東郡彌僕鋸項已也又有荊州駐防鳳全者王肯卿嘗爲作重修子雲亭記亦以鷹擊毛犖爲治其後充邊務大臣在夷地被害

黃潛日損齋筆記云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証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爲宋穆公之後音繆者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皆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繆也繆固有兩音一與

繆同秦穆可音繆安知宋穆公不音繆乎

案宋穆公公羊傳正作繆公

古人固有以紕繆

之繆爲諡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仲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諡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爲據乎竊意姓氏辨證語固無稽筆記駁之亦未中肯至秦穆諡繆其說已久史記蒙恬列傳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

其罪也故立號曰繆襲美晉卿均失之不考

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李遠曾有詩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

張固幽閒鼓吹亦載此事

引詩作長日

惟銷一局棋

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又云或有述李頻詩於錢

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
苦哉茲二事可爲後生縱情詩酒自命風雅者戒

駱文忠撫湘左文襄在其幕府甚用事頗專擅文忠委任不疑迨文忠卒於
川督任蜀人哀思比於諸葛文襄嘗與幕僚談及文忠以爲才不踰中人而
獨得民心深用爲訝舉座無言文襄復謂之曰諸君視僕與文忠如何一客
正容對曰公自不及文忠文襄曰何以言之客曰當日公佐文忠文忠能用
公若今日文忠佐公公未必能容文忠此公所以不及文忠也文襄嘿然傳

者嘗舉客姓名惜余忘之矣秦誓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駱文忠有焉

醇親王攝政季年凡分三派載洵載濤兩貝勒分領海軍處軍諮處爲一派載澤管度支爲一派慶親王奕劻那桐徐世昌任總協理爲一派武昌兵起洵濤以張紹曾首倡十九信條亟欲拉之而慶那徐皆意在袁世凱屢言於朝攝政不從郵傳部侍郎楊士琦乃屬該部參議林炳章惠亭浼其婦翁弘德殿授讀陳寶琛伯潛於攝政前推舉項城伯潛素不悅袁弗爲動惠亭遂就其本部尙書盛宣懷謀之力言時局阡危非袁不足以救國軍樞意並如此而攝政勿聽公若能忘舊怨得澤公一言必可轉圜盛謂果於國有益何有私憾於是盛說載澤由澤說攝政而項城起用矣家父告余謂聞之伯

潛云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家父與喬茂菱丈同客長沙適值召開經濟特科茂菱丈薦劉培村於湘撫陳右銘太年丈乃以人才與楊叔嶠同舉遂擢於八月十三日之難右銘太年丈雖坐此去職然初不識培村也是科所舉共二十四人以壽富伯莠居首伯莠爲竹坡侍郎寶廷之子死庚子京帥之變其餘如曾廣鈞重伯屠寄敬山易順鼎寶父俞明震恪士汪康年禳卿謝鍾英鍾英等皆以文學有聲當世家父亦名列薦牘同時江蘇學政瞿鴻機子玖亦保家父暨陳三立伯嚴孫詒讓仲容丁立鈞叔衡夏震武伯定湯壽潛蟄仙鄒代鈞沅帆等十五人

是年保舉特科皆咨送總理衙門唯瞿附片奏

其事旋罷二十九年重開經

濟特科瞿已爲軍機大臣張劭予侍郎以家父及孫葆田佩南沈曾植子培

陳遜聲蓉曙蒯光典禮卿章棖一山秦樹聲幼衡等十九人應詔家父雖至京師一行仍未與試此次徵辟僅三百餘人本不爲多因光祿寺卿曾廣漢保有上然遊戲報館主筆李寶嘉伯元一時羣議爲濫然伯元所著小說如官場現形記諸書盛爲今日主張白話文者所推許是人亦曷可輕耶

元微之寄贈薛濤詩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景渙牧豎閒談謂薛好種菖蒲故有是句然蜀中菖蒲花殊不足觀日本蒲田菖蒲花最盛初夏時姹紫嬌黃瀾漫畦畛余民國八年曾侍兩親往蒲田一觀其種似與我國不同

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曰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馳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

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案徐孝穆玉臺新詠以青青河畔草九篇爲枚乘詩注所指二首並不在內總之此詩非一人一時之作可以斷言劉彥和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今有謂十九首之年代在西紀一二零至以七零約五十年間比建安黃初略先一期而緊相銜接殊屬武斷十九首中如玉衡指孟冬之句尤作於孝武

太初元年以前之鐵證

文選李善注云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秋蟬明是

漢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案漢書武帝本紀太初元年始正曆以正月爲歲首故知是詩作於其前
若以冬爲秋之譌則古本已然恐非誤字

呂氏春秋長和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

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便於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史記婁敬傳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則易以亡三語大旨略同足見傳子時代猶有公天下之意

李文忠在直隸總督任丁母憂仁和王文勤奉命自京往唁談於繡帷笑聲震戶外張華奎藹卿急入諫文忠曰若勿慮人必無以禮法繩我者其回籍時過上海嘗乘人力車至靜安寺

上海游衍之所先止有靜安寺後始有張園娛園

泰興朱銘盤曼

君有詩云小車依約來丞相墨經居然識晉侯即詠其事

趙德父金石錄其妻李易安作後序備言得之艱而失之易其末曰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人亡之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

爲後世博雅者之戒云其言絕警而人不知鑒也近如端午橋所藏書畫金石富甲一時或由巧偷或由豪奪或由賂遺極半生之經營乃克有此身既被禍子尤不肖匍齋珍玩早散爲煙雲矣噫

宋時有人家藏李太白墨蹟十八字云乘醉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見曾慥高齋漫錄太白此十八字便是一首無韻詩

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亶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求僊人止住此洲共數萬家案徐福徐市非兩名此市字在說文市部市鞞也从巾象連帶之形篆文鞞从韋从友俗作紱後人不辨六書乃誤仞徐市之市爲市井之市今之詩家竟有以市字入四紙韻者黎尊齋丈徐福墓詩云讀史方知徐市謬

俗書誤脫草頭文雖知有蒂字仍不識市字也

元鄭元祐遂昌山樵筆錄記高昌廉希憲之禮遇儒士云廉方爲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廉毅然至不命之坐宋諸生縵縷袖詩請見亟延入飲食勞苦如平生歡其兄弟請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禮遇殊厚某等不能無疑廉曰是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賣其國以叛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足見賣國求榮者官雖尊終爲人所鄙夷也

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可見戰國諸君無不嗜殺者蘇子瞻嘗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之

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鑒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東坡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理是說尤與孟子之旨合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僞孔傳云我擇其罪重者而殺之夫羣飲罪均何有於重且一飲之過遽行誅殺豈先王而有此惡法孫淵如今古文注疏覺其不安乃曰殺與絜同放也然與下文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語氣仍不相應困學紀聞引張氏震之說以爲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涵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於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哉厚齋謂此說得忠厚之意是已按

之經文亦必如是解之語意方一貫蔡仲默書集傳引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用意雖善不若氏以厥或誥曰爲告者之詞於義爲長也

遂昌山樵雜錄載中奉大夫西臺待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察御史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一箭行馮馬老瘦莫前道遇一醉人見馮馬羸衣敝用策撾馮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撾憲度墜矣速捕撾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醉人躍馬去前御史至察院語同僚曰馮御史道爲人撾我命捕之而馮曾不卹惡有是耶語竟馮至同僚迎謂曰何故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是我妄言馮因起立語衆人曰某本疏遠下僚朝廷不以其無似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

未有小建白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耶諸同僚曰雖有此言我輩得預聞也馮笑而不答已而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語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馮之謂也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謂杜業妻張氏奇妒業任樞密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至內庭誠之曰業位已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氏垂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縱之恐貽患將誤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緞賞之昔人詩曰老健方知妒婦賢然張氏之對未必真由衷之言也

姚寬西溪叢話云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士人敬事翟公巽帥

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湯孔伯撫吳毀上方山五通祠蓋宋人已有此事吳

越風俗大率相同也

趙雲崧陔餘叢考謂五壘五顯五通名雖異實一也

袁彥伯詠史詩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檮杌古詩解云檮杌凶頑無比貌與酒檮杌不可解疑檮杌乃饜饕之譌謂貪於酒食耳

周櫟園賴古堂尺牘新鈔王志遠與徐耀玉職方云藩宣之司久失其職既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暨動皆掣肘竟成何事由是觀之則藩宣失職其所從來久矣然如前清時雖督撫權重而用人行政亦必商之藩司果其居官公廉有以共信固未始不可行其職權家父在河南布政使任頗有守正不阿之名撫院亦往往屈己相從官之能否行其職權亦視其人之自待如何耳

李菊圃爲閩朝邑所舉其署黔撫唯知禁人宴會及衣綢緞廉而不知爲政或以其名作聯云形如土偶渾無用心似污泥總不清復以四字題之曰井上有李可謂謔矣其後署山西布政使與江西布政使李嘉樂同奉旨來京另候簡用朝邑遂奏稱疆臣劾去大員私圖自便蓋憲之亦朝邑所保薦也上諭有云封疆大吏係朝廷特簡凡用人行政必須授以事權方資治理至考察屬吏耳目最近若督撫密考不謀而合自出公論豈能僅憑閩敬銘一人之見經其保薦不進不止他人遂不得更置一詞者此風何可長開憲之雖性齋而褊居官亦尙廉潔殆亦菊圃之流故爲朝邑所激賞也淮南子說山訓云人不小學不大迷人不小慧不大愚誠有味乎其言蓋小學而矜其學所以大迷也小慧而恃其慧所以大愚也

韓退之爲李虛中墓誌言其最深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不利輒先處其年月時百不失一二是唐時推命止用年月日不用時無所謂四柱宋徐子平珞璣子賦汪始專以人生年月日時八字推衍四庫書目載有宋岳珂補注三命指迷賦一卷倦翁程史嘗記韓侂胄八字爲壬申辛亥己巳丙寅日者謂至丁卯年壬子月必得奇禍余知交中不乏通達之人而迷信是術者民國三四年北平命相家極一時之盛蓋項城亦迷信之說者謂項城之亟亟謀稱帝實由日者推其壽止五十八歲思所以禳之也

錢海溪履園叢話云胡中藻之文見賞於鄂西林目爲昌黎再世後相國薨左遷爲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干大戮失一知己便爾喪身可

畏哉考中藻之詩指爲悖逆實亦出深文周內如鳴禮以陳恪勤所作重游
虎邱詩爲怨望何嘗不字箋句比若值高宗恐亦不免於禍姚南青跋劉須
溪集文首云乾隆辛未春南巡末云宋元文儒值陽九百六之會類身名泰
然可以想見當時涵濡之澤後世有宇內承平而網密如凝脂利盡於歛穡
合天下之財力以快一人之私使士夫憔悴陘阨不復自存亦昔之君子所
不及睹而發其累歎太息者其爲指斥高宗灼然可見而得免於法網可謂
幸矣

朱晦翁韓文考異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下引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
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
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

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
正謂此耳此誌作於長慶三年明歲即卒相距非遠何至自蹈覆轍張文昌
祭退之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網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
言傲然委衮衮若果服硫黃而病安能如是亦豈得曰有曠達識耶又王正
甫唐語林方正門云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
手足支體勿誑人云韓愈癩死也此尤非餌硫黃病死之證且退之卒年五
十七與白詩悉不過中年句亦不合所指自當別爲一人洪慶善韓子年譜
有方崧卿辨證一條云衛晏三子次子中立字退之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
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

葉石林詩話謂詩下雙字最難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爲嘉祐詩

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又周紫芝竹坡詩話亦言摩詰四字最爲穩切案李肇唐國史補云王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佳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李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據此則漠漠陰陰四字亦不出自右丞矣四庫提要謂水田白鷺之聯今李集無之然四庫著錄並無李嘉祐集不知何據李遐叔集則四庫所有於行到二句初不置辯何也

邵伯溫爲堯夫之子其聞見前錄雖抑荊公而尊溫公尙有持平之論如謂雇役差役各有病秦晉之民利差役吳蜀之民利雇役溫公荊公皆早貴未歷州縣故狃於一偏章子厚雖賢否不同而性聰明深知吏事故於溫公改

役法時言往日行免役法以行之太驟故多弊今日改法宜詳酌而緩行之庶幾無弊而溫公不聽邵氏是言甚公然介甫嘗知鄆縣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青苗之法即其施行有效者不得云未歷州縣至免役固是良法溫公之復差役蘇子瞻曾力爭之見宋史本傳

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云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褻語鼓煽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讜直豈皆淫媠之詞若反脣相稽牧之豈無媠語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其論甚正然考樊川文集李府君墓誌此蓋述李戡言也誌云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外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誦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管痛自元和以來有

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疑嘗曰以下即李戡唐詩序中語故牧之作誌不得而略耳竹汀以爲牧之自言殊未審葉石林避暑錄話亦辨及之

漢口月湖隄上舊有桃花夫人廟桃花夫人者息夫人也杜牧之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蓋據左傳故以綠珠愧之也王霞九任湖北學政遂以陳良易息媯象州鄭小谷嘗詠其事但以殺風景爲諷亦未爲夫人辨陳雲伯碧城仙館詩鈔桃花夫人詩雖本劉向烈女傳以矯盲左之失

劉壽曾臨川問答云春秋莊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左傳於是年敝楚子滅息

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夫息媯入楚甫半年安得遽生二子即係追敘莊
十年楚執蔡候以後事則二子當生在十二三年至十九年楚子卒二子皆
童稚耳堵敖立五年成王弒兄代立成王年必更幼於堵敖豈有未及十
齡而能弒兄者則二子必稍長非息媯所生是知左傳所載不無可疑而

詩實未佳唯吳縣葉廷瑄調生有桃花夫人廟題壁一首工雅絕倫其詩曰

東風憔悴此蛾眉家國傷心祇自知設誓定償同穴願報恩何異墜樓時誰

憐薄命花飄溷莫信成陰子滿枝千古青陵同怨血漢濱轉惜託叢祠

王阮亭過豫讓橋詩似聞柱厲叔俠報呂敖公然柱厲叔之死謂以愧君之
不知其臣者亦有所激而爲不足折服豫讓余昔過讓豫橋憶及此詩殊不

以阮亭軒輊二人爲然

自殺之念百折不回至四五次歷十餘年而後死者惟王佩文緝秋一人王
君服鴉片於趙次山鄂督署不死自縊於馬廐於臥室不死自轢於豐台又

不死最後卒自投於温州海中王君之自殺蓋自傷身世非神經錯亂使然
其人意志至強使移之於取義成仁雖聖傑何殊焉

王君之自轢於豐台事絕可笑王君因二次自縊其家人憂之乃勸其南下
游覽西湖以廣其意車夜過豐台偶未經意王君潛下車步至無人處臥鐵
軌上自轢未審吾國交通不如他國之頻繁終夜竟無一車過豐台者天曙
竟爲路警所救

余十歲時侍父母居蘇州藩署極蒙易順鼎實父順豫由甫朱銘盤曼君費
念慈卹懷張祥齡子馥文焯小坡諸丈憐愛每出游必携余同往一日讌滄
浪亭家父與諸丈談藝正酣余潛出至亭下石橋畔高唱唐人水邊楊柳石
欄橋一絕爲實父丈所聞大爲欣賞兒時光景歷歷在目今諸丈已先後謝

世回首前塵爲之惘惘

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韓申管子六韜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告誡後主猶丁寧周至如此其平日督教之嚴可以想見而後主竟不肯孟德文臺未聞如何教子而子桓兄弟文學武功炳於史冊伯符仲謀英略蓋世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前清修訂法律大臣沈公家本實清季達官中最爲愛士之人凡當時東西洋學生之習政治法律歸國稍有聲譽者幾無不入其彀中法律館於兩大臣下雖設有提調總纂纂修協修等名目然薪俸之厚薄則不以位置之高

下爲標準總纂薪金倍於提調纂協修之專任者其薪金又倍於總纂蓋以初筮仕之學生其資格不足以充提調總纂使之專致力於編纂事業非厚俸不能維繫之也當時王大臣中亦多喜延攬新進惟嚴範生師之愛士出於至誠然事權不屬不能盡如其意其餘類葉公之好龍非沈公比也

解君樹強於前清宣統二年因革命嫌疑爲步軍統領桂春所捕奉旨交大理院訊辦案情重大朝野注目定成公方爲大理院正卿公素好談諧當時大理院案件雖由庭長推事鞠訊實則仰承正卿意旨不敢專決也審訊前定公告司讞者此案固奉旨交辦然務必秉公審訊不可稍挾成見吾頂已紅不求以血染也解卒得開釋

民國元年天津初設審判廳某民事案件傳嚴範生師作證人推事書記官

皆來自田間不知師爲何許人師至審判廳證人室已無隙地師鵠立廊下
二小時嗣廳長至見師亟肅入客室師不入曰吾來作證人非拜客也或謂
師不必赴廳作證人師曰作證人乃國民義務審判廳初設吾不可不爲之
倡也

王書衡語余曰天下記女子典故最多者莫如吳向之樊雲門易寶甫三人
然三人所記又各不同易專記美女子樊專記壞女人吳專記老太太可發
一噓

余一日侍家父詣喬茂萱丈丈謂家父曰吾有痴兒

彥康早
得狂疾

君獲令子吾老

境殊不如君余曰家父達於經術余不通一經殊愧丈言丈曰不然凡步父
後塵者率非英物何子貞之父文安公習趙書子貞則學魯公一技且然子

與父何必一步一趨良工之子必學爲裘亦未可概論也

余光緒三十二年歸國三十四年始應學部留學生考試漢文題爲巫臣使吳教吳乘車戰陣遂通吳於上國因題義少可發揮遂引房琯陳濤之役用車戰事以點綴之乃大爲嚴幾道丈所賞是日余交卷最早過鄧君守瑕案前見其卷上有夏姬二字不覺俯睨其卷蓋煌煌駢體文也日角數藝乃從容不迫獨爲儷語鄧君之才洵不可及當日留學生俗所謂半路出家舊學多有根柢如鄧君即成都尊經書院高材生也然此次國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謂車者非今日之人力車馬車歟二句場中資爲談助爲嚴範生師所聞寫榜時範師適過其處問專門司司長王君九人力車馬車卷及第否答曰列優等師曰不可不可言畢而去於是專門司互商

嚴侍郎以爲不可者或謂置諸優等不可耳如核減其分數降至中等當無異言君九力持不可謂主試襄校已出場專門司無核減分數之權其論甚正無以難之而又別無解決之法於是去其文憑分數專以試題各門所得分數平均之不料核算結果某君竟至下第蓋是年考試學部內定以文憑分數與各門平均所得分數以二除之爲及格分數某君在外國某私立大學畢業其文憑分數爲百分平均分數只四十餘分即優等去其文憑分數故不能及格也範師後曾語余當時云不可不可並無深意不過聞其竟列優等不免驚訝耳而某君竟因此落第深爲歎仄

余與人交不矜意氣故少與人忤惟一次因坐次高下竟面責主人然亦爲人非爲己也神田正雄余早稻田大學同學其在北京爲新聞通信員時過

從極密某歲神田君被選爲日本衆議院議員重遊北京招飲於長春亭賓客約三十人主人推芳澤謙吉公使及王儒堂上座他客席次以拈鬪定之是日我駐日公使汪君袞甫方自日本乞假北旋亦在來賓之中余至不憚引主人至他室詰之曰儒堂非現任閣員以云舊資則尙在座中某某之後獨延之上座有說乎主人答以今日來賓貴國中惟儒堂非日本留學生故客氣耳余曰然則芳澤何以獨上座豈非敬其爲代表貴國駐在我邦之公使耶代表敝邦駐在貴國之公使汪君何以又不加敬禮而延之上座耶主人語塞乃延汪君與芳澤同座

某君遊潭柘寺題壁只二句馬料空山盡龍松古利多馬料必有本事惜未便陪時一詢之耳

天津某寓公喜吟詩沅叔誦其贈陳姓警句譜牒遙傳驢墮宋文章今見鱷
驅韓在坐某君曰韓公驅鱷未聞鱷驅韓也沅叔正色曰事隔千年安知鱷
魚不報仇耶一座捧腹

鄉人某君曾於高种子來任福建司法籌備處長時充本省法官後應某屆
縣知事考試筆試已及格矣縣知事分發凡曾服官某省者例得分發該省
某君因子來爲舊日長官兼有鄉誼思得其照拂其履歷乃捏稱曾充山東
法官然足跡固未至齊魯也不意口試時主試官驟問山東高等審判廳在
城內耶抑在城外某君大窘自思衙門豈有在城外之理以城內對遂被黜
某君之作僞無足奇主試官所問真匪夷所思矣

舊唐書劉晏傳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奕

法以弄權歛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
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
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
不欺者何也答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歿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
其是哉史記貨殖云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治天下無甚貴甚
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舉真卿才忠也減王緒罪正也忠正之道復
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袞見忌於前楊炎致冤於後可爲長歎
息矣唐書贊曰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
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要有勞焉可謂
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劉宋之於士安推

挹至矣胡寅讀史管見獨謂士安以理財而死是言利背義之爲害陳世隆北窗筆記辨之曰劉晏之誅死因昔載元載鞫獄伏誅而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爲載報仇誣搆以死天下冤之使晏不載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戲載事即不理財固亦死也胡致堂乃謂晏以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若天道報惡者然將是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亦何利焉嗟呼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天下無兵也刑以防姦乃不問出於哀矜出於苛刻而徒曰皋陶之無後爲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鷲者是使天下無刑也而可乎甚矣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此駁致堂極爲允當然亦有未可概論者如桑弘羊咸陽孔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徒以供漢武之侈

慾與夫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之倫或括戶取媚或漕運承恩或聚貨得權或剝下獲寵皆開元佞人其賈禍招怨敗國喪身詎非萬世之龜鑒歟

陳肇波紫瀾近思軒隨筆云楊氏正韻箋律妄姦罪條將男作女也閱此方知俗言雞姦之誤說者謂男與男不仰合如雞之交構然凡禽獸皆然何必獨比於雞蓋妄乃音雞故人譌以爲雞又附會而曲爲之說耳

家父檢示費

配懷

丈手書小箋與文廷式

道希

梁鼎芬

星海

李智傳

洛才聯

句滿江紅二闕箋蓋昔京師像姑下處所用請客條也詞曰雲淨天高盪一

幅涼痕如水

道希

只今日琴心正粲幽蘭情思

節開

千古西風吹斷夢驚心

落葉輕於紙

配懷

悵關河蕭瑟笛聲哀秋深矣

道希

欲喚酒長亭醉欲拔劍

長空倚

節開

問何榮何辱何生何死

西臺

威鳳高翔梧實老文章遼海悲何

已道希便從今漂泊送平生奚須比節龜又莽莽乾坤正寥落清秋時節洛

才空翹首銀河一綫雁飛瑤闕道希欲采芙蓉江上暮清歌字字傷離別肥

懷却一痕眉月冷窺人寒無色肥懷元武動瑤光列北斗柄南箕舌與吾儕

心燄光芒相射道希今日明朝須愛惜精金良玉無磨滅節堪臍滿腔熱血

待他年誰藏碧肥懷術者謂余歲在辛丑將以戰沒故戲及之按是詞作於光緒乙酉節菴方罷官

故有便從今漂泊送平生之句也

劉祁歸潛志云南渡之後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依言緩語

互相推讓號爲養相體吁相體果安在哉又曰宰執用人必擇無鋒鋷軟熟

易制者曰恐生事故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京叔所言金源末年

情事與清光宣之際如出一轍

羅璧識遺云利之一字大易經四聖之書利貞利有攸往等語各卦必言何嘗不擇而行者財利雖曰害義孔子贊易何以守位曰仁次以何以聚人曰財十三卦之制作首以畋漁之離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折弧矢以衛之所以爲財計者甚密然後宮室棺槨養生送死可無憾也孟子言王道之始在牆下之桑雞豚狗彘之蓄數語人主享有天下之奉膳服祭祀賓客朝覲聘饗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談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貢賦周禮衡虞亦且設官世儒不察何必言利一語激於齊梁惜不知義遂謂財利孔孟不尙則士當知諱不幸國用告急則倉猝聚歛之不恤是皆識偏論固之所致也子蒼此論甚爲明通

昔之善理財歸公今之善理財入己孔毅父珩璜新論云方劉晏之治財穀

一人而已自晏之死賦入益耗順宗將李巽爲使莅職一年校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而程異之計較又精於巽自治財穀之才觀之是劉晏不如李巽李巽又不及程異也此特就其人之才言之耳吾竊有感者史稱晏死之日籍沒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身歿官第家無餘貲其廉若此可不謂之賢乎民國以來主管財政交通者幾無不致富安得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耶

唐高擇羣居解頤載史思明詩櫻桃一籠子半紅又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左右曰明公詩大佳若一半與懷王移作下句豈不更協韻耶思明怒曰吾兒豈可居周至之下思明何足訕近日之新體詩皆學史思明者財政廟聯不易著筆西湖孤山財政廟俞曲園撰聯云梅鶴洗寒酸好教通

老揚眉葛仙生色鶯花添富麗恰稱金牛嶺昨寶石山邊才人吐囑固自不凡

嵇康聖賢高士傳惟司馬相如不類相如文人之無行者耳安得比於聖賢高士康稱其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考之本傳殊不可信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景子所引文句雖大同小異然皆右宓子賤而抑巫馬期不免誤於黃老之說黃老之學決不足以言治

宓子之治單父非無爲而治殆任人而不任己耳宓子賤必有可任之人故能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如無可任之人則非任力不足以圖治人孰不喜佚而惡勞巫馬期諸葛忠武非不欲效宓子賤付託無人亦惟有鞠躬盡瘁耳

魏文侯書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何以賀我也譬如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重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今日下之不安亦甚矣居上者得勿慄乎

李克書魏文侯卜相於李克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

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持此五者以觀人如鏡之照物無遁形矣

馬國翰竹吾目耕帖論周禮大司寇之職建邦國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謂人君撫世酬物不可執一新國固宜輕典然縱弛之後必濟之以猛如武侯之治蜀亂國固宜重典然殘虐之餘宜濟之以寬如裴度之入蔡平國固宜用中典然法度不修姑息爲治則國勢浸微必修明制度振舉紀綱使臣民有所警懼子孫有所遵循可也總之因時制宜不失先王立法之意可矣其言固亦允當然周禮僞書爲劉歆所撰所謂三典未必即先王立法之意近時於治亂國用重典之說尤篤信之項城時代之懲戒盜匪條例至今未廢而盜風益熾昔魯國多盜詰

之曰汝胡以盜對曰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又曰子大夫與吾儕
小人其俱負豮以謀期夕耳詰安用之

見古文
瑣語

今日之盜抑豈重典所能治

哉

諸葛武侯後出師表本集不載出吳張儼默記詞氣與前表不類儼生平最
服膺武侯疑卽儼所僞託

梁沈約俗說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郝曇時爲
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爲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此又一息夫人也

董仲舒春秋決事比十卷今佚散於禮記正義通典白帖太平御覽凡七八
條禮記擅弓孔穎達正義引公羊說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
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甲見夫乙毆母而殺乙比於武王誅紂

殊不倫鄭康成已非議之然有二條最爲精審當表而出之一通典卷六十
九東晉成帝咸同五年散騎侍郎喬賀妻于氏上表引時有疑獄曰甲無子
拾道傍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乙甲當何論
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
秋之意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坐二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甲父乙與
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
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
非所以欲誅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
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章曼仙遺詩雙忽雷行有序唐韓滉得沙邏雙忽雷以進德皇文宗朝女官

鄭中丞特善之後迨旨縊投溝水甘露變後人物俱杳康熙中曲阜孔東塘得小忽雷材堅潤如紫玉上有文曰建中辛酉臣滉恭獻東塘作小忽雷院本傳奇與桃花扇並行光緒末歸貧池劉葱石後劉又購得大忽雷二雷復見於世乃建雙雷閣以誌其盛並寫枕雷圖屬題云曼仙詩有中丞一朝逢聖顏身隨溝水流人間之句偶閱唐段安節琵琶錄鄭中丞當日實未死其事甚奇可作小說觀因泚筆錄之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

中丞當時
宮人官也

善胡琴

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題頭脫損送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有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河渭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五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妝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

遂解巾伺之口鼻之間尙有餘息移入室中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迂旨令內人縊殺投內河中錦卽是臨刑弟子相贈耳及如故卽垂涕感謝厚本無妻卽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今在南趙家修理恰道訓注之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分方敢輕彈後值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是時有黃門放鷓子過於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識之翌日達上聽上始嘗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召問其由來乃舍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錫賚焉

蔡元定字季通通術數善地理每與鄉人卜葬朱晦翁極喜之及謫道州有人贈以詩曰掘盡人間好隴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宋孔平父孔氏雜說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莘傳庾夔家富矜財食必列鼎
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必爲方伯及魏克金陵夔以餓死又有水軍都
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
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
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逾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三終於中領軍耳史氏以
爲差失吾以爲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
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太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
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掾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
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
可憑也

盧君易菴有神相之名其得名自相胡汝麟石青始易菴初不識石青某日送客東車站於稠人中見石青同行一友與石青諭易菴訊其友曰君識此人耶友曰此中州胡石青也易菴曰此人不三月必入囹圄未幾石青果以中原煤礦事被誣入開封獄於是易菴神相之名大震余素不信看相算命任修訂法律館總裁時與易菴朝夕相見從未洩其看相一日遇友人處葉叔衡景莘繼至友他出未歸因談及相術余語易菴余之不請君相面非不信君實根本不以相術爲然人之有求於相士不過欲前知其吉凶禍福耳余則以爲吉凶禍福本不必前知富貴必逼人而來乃驚而可喜儻先知之殆操券而索償耳何足快意至於禍患之來尤以不前知爲妙譬如死亡委心任化可也苟信術士之言如不日當死則生人之趣先失凡百事業皆無

勇氣爲之人亦胡爲而自尋煩惱耶術士惑人更有一說即趨吉避凶是也然人有敝屣尊榮知其吉而避之若浼者士有殺身成仁知其凶而甘之如飴者有吉則趨是之謂賤士惟凶是避是之謂懦夫吾輩自待固如是乎易菴竟無以難之

是日易菴又謂余曰平生相人清氣之多殆無如公者余笑曰余聞君言殊不樂清氣直無金銀氣之謂余其以貧終乎易菴曰不然指叔衡云渠幸有清氣不然將以拉車爲生今日不能與余等並坐而談矣然余終不知清氣爲何物

某君素信易菴覘氣色每博必先詢易菴易菴曰氣色佳博必勝曰氣色惡博必負一日遇易菴於館中易菴曰公今晨氣色之佳殊於曩日某君立召

客與博大負於是痛罵易菴余解之曰易菴言本不足信君月入千金勝負數百元耳其得失與氣色何關耶

陳子兼捫蝨新話云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一雙灘鷁對沉浮便有關關雉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

中雞鳴桑樹巔

案古辭云雞鳴桑樹巔犬吠深宮中

當與幽風七月相表裏宋人此等議論直

同囁語

閨秀詩罕學文選惟漢州張祥齡子馥室華陽曾彥季碩桐鳳集獨工此體其母左錫嘉冰如有冷吟仙館詩集余最喜其雨後一絕云短籬穿過一枝竹小院分栽半畝花雨後暗量瓜蔓架明朝看長幾分芽又秋閨云生小不知門外路如何夢又到天涯亦佳

宋彭乘墨客揮犀張相昇爲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宗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爲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政身清近曳玉腰金如陛下乃爲孤寒也帝曰何爲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二語殊切中今日政治之弊

續墨客揮犀云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則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欵志但漫剝不可讀按周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求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冤也今考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疏曰云肺石赤石也者陰陽療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

赤肺亦赤故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忘告也據鄭注亦假定之詞賈疏更依注傳會漢唐俱無肺石之制即此可知彭氏謂肺形便於垂又肺主聲似屬望文生義其所見長安宮闕前巨石未知當日作何用以爲肺石恐非梁書武帝紀詔曰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榜各置一函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蓋梁武好古故有謗木肺石之設唐則未聞白樂天詩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正用周禮注亦爲唐無肺石之反證舊唐書刑法志則天臨朝令鎔銅爲甌四面置門各依方色西面曰申冤甌有得罪濫冤者投之行之至今焉是唐有申冤甌而無肺石此尤的證

開國方略清太祖初起兵即禱於堂子諸族人謀害太祖亦誓於堂子堂子不知何神劉繼莊廣陽雜記今堂子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

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牘
得髻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可想後爲遼東遊騎將軍死王
事又彭孫貽客舍紀聞云九月朔駕出東直門迎鄧將軍神主入大內黃幄
列輿輦前上親拜祭又查慎行人海記元旦堂子祭乃鄧將軍廟也在朝門
之巽隅自車駕外皆匍匐而入非親暱不隨行將軍諱子龍南昌人萬曆中
副總兵案明史鄧子龍傳云子龍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朝鮮用師詔以故
官領水軍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
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氣彌厲
欲得首功攜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
器入子龍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事聞贈都督僉事世

蔭一子廟祀朝鮮是子龍初與滿清無涉何以祀之曼殊震鈞天咫偶聞云堂子在東長安門外翰林院之東即古之國社也所以祀土穀而諸神附焉中植神桿爲社主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桿即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之制滿洲地近朝鮮此實三代之遺禮箕子之所傳也俗人不知輒謂祀明鄧子龍不知子龍蓋於太祖有舊相傳開國初太祖嘗微服至遼東以覘其形勢爲羅者所疑子龍知其非常人陰送出境太祖篤於故舊附祀於社亦崇德報功之令典非專爲祀鄧而設也此謂堂子即古之國社蓋箕子之所傳未免傳會余嘗至南池子堂子察視並無神像惟有植神桿之石數十座而已據閩人云每歲四祭皆迎神像於坤寧宮祭畢仍送還坤寧宮之神像亦曾目睹一男一女傳聞堂子所祀爲一無首之像亦實不確

漢書藝文志列管子於道家其書如白心篇誠近老子而內業篇曰凡民之
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故止怒莫如詩去憂莫如樂節樂莫
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心術下篇
語意略同

大

似宋儒居敬主靜之旨

續墨客揮犀載陳烈一事絕可笑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
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
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匍匐圖此非泥古乃行怪
耳吾師巴縣潘清蔭字季約達於三禮其壻梅黍兩際郇少有才名婚禮師
所手訂行奠雁時雁啞啞而號新郎擲之於地翁壻反唇婚禮幾於中止此

亦泥古笑柄因附記之

孝欽之營頤和園也既取北洋海軍之款以供之而各行省督撫將軍復爭先報効悉出之地方公歛然其數皆不踰十萬兩惟張南皮在兩廣總督任獨多至百萬是豈僅進姚黃花乎閩朝邑掌戶部亦嘗疏請各省所進固本銀專解內務府以媚東朝諡之曰介有媿色矣

曾文正公之著兩江實由肅順密保蓋吳縣潘文勤公屬其客高心夔

咸豐元年

辛亥恩科江西鄉試榜名夢漢

伯足說之也肅順之死罪以潛蓄異謀世多冤之伯足陶堂

遺集有城西詩云赫赫爰書鑄惇史天門折翼夢荒唐爲肅順作也又云坊樂入筵天慶節殿材營第水衡司平生風義虧忠告滄海湮流此淚垂坊樂句謂以張二奎入宮演劇殿材句謂取工部木料營私宅蓋僅以此二事爲

蕭順答云

周密癸辛雜識云王充作刺孟馮休作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蓋孟子當日荀卿已非之不始於仲任而宋人疵之者尤多明太祖孟子節文共節去八十五條則馮休已開其先至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是則帝王之威力固勝於儒生之空論矣

鬻子僞書也其所稱昔者魯周公等語及賈誼新書引其成王問答五條四庫提要謂時代殊不相及余觀其書云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此蓋陰用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朝見七十事而傳之禹且饋即進食一饋七十起則不暇飽食可知二句亦嫌意復又列子天端篇引獭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

覺之哉力命篇引粥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並今書所無

前因黃河氾濫家父談及官河道時治河之事謂靳文襄治河曾置混江龍
爬河河督高晉以爲無益而去之然猶有惜其不當廢者此不知河工之言
也考宋史文彥博傳初選人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
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
淵奏用杷之功水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
案文以判河陽徙大名府
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
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是前人已試行無效矣栗恭勤治河易稽石
以磚世多稱之固始蔣湘南子瀟嘗爲詩誦美然實不適用余循用碎石坦

坡之法大著成效擬五年爲期悉易稽掃以去任不果

家父云四川藩司養廉歲僅八千兩入欵以徵收餘平爲大宗而庫房典吏牟利尤厚庫吏五人每頂參典吏一名約需銀一萬五六千金皆經承等集貲爲之特推其名次在前者承充號爲捱參猶依次遞補也藩司所得不過萬金庫吏取贏各州縣補平補色其費不知幾何光緒丙戌年丈游子大先生由臬攝藩適五庫吏先後期滿游丈毅然從他房遴選充補不取參費可謂公且廉矣戊子夏余自吳返蜀謁游丈於成都臬署游丈談及茲事頗自喜余曰年丈此舉誠非尋常所可及然年丈雖不取庫吏之費能禁庫吏不取各州縣之費乎若猶未也是惠不在國亦不在民但在此數典吏耳游丈聞之爽然且繼任者爲滿洲崧藩仍責令庫吏補繳是庫吏亦未受其惠也

雖然清介如游丈今寧有是人耶

張南軒云符離之敗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睡鼻息如雷一國之安危三軍之生死皆置之度外此宋儒之所謂鎮定

古無倚卓故不見於說文今用倚卓從木傍二字各有本義楊大年談苑云

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一副倚卓二字不從木傍黃朝英靖康緇素雜

記以爲人所倚者爲倚卓之在前者爲卓殆強爲之詞

周輝清波雜志言高宗踐阼之初躬行儉

德設一木卓置筆硯等並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椅卓倚雖作椅然卓尚作卓不作木

羅大經鶴林玉露劉潛夫詩執戟浮沈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羅自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鐘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

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其論甚正

今之總統退則與齊民齒不得與世及之皇帝比項城醉心帝制實諧媚者
愆愆成之年終賜福壽字樊增祥雲門自撰謝啟妃青儷白極意頌揚直如
清代謝恩奏摺已爲失體如徐東海絕無帝王思想而樊作四照堂讌集五
言排律乃全用湯征虞舞帝王故事並有自忘黃屋貴衆指白衣人之句不
特誤認白宮爲黃屋且以李長源自况又有詩云看二三代迎新婦望九重
天有故人亦以天子擬之昔謝康樂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維時恭帝
猶在位而其詩云良辰感聖心謝宣遠詩亦云聖心眷嘉節其張子房一首
更以燭河陰薄汾陽爲頌文士之不擇言自古若是

史道鄰遺集論從逆法宜從重疏有云如吳偉業豈非先帝所特簡者哉流

寇陷京師莊烈帝崩梅村方家居此云從逆蓋傳聞之誤

甲戌三月僦居頤和園眺遠齋齋在後湖頭門臨小阜雜樹蒙葱遠矚湖流
迴合幽邃夏時藕花尤盛然齋名眺遠實不能遠眺以地居山背齋又無樓
雖階陛少高前湖樓閣悉爲樹蔽虧命名之義殆不可解考之園籍齋即
孝欽昔日看會之處故又呼爲看會殿四月妙峯山香會從牆外經過乃近
牆構築以備看會之用然就地觀察牆高丈餘牆外香會齋中實難目睹何
以當日專爲看會不築一高樓而建此低平之齋尤難索解嗣聞園役談及
園牆舊日頗低民國三年項城擬徙遜帝於此乃增高五尺始恍然此齋實
便於看會即眺遠之義亦非不符眺遠非眺園中風物乃從牆外遠眺耳
又眺遠齋門外舊有箋紙橫額民國初年爲風刮去僅存破爛木架頗損觀

瞻擬書四字補之不審舊額所書何字遍查關於茲園記載迄不可得詢之園中老宮監王氏云爲瓊敷玉藻四字叩其何能記憶如是之確答曰昔日老佛爺每看香會必有頒賞領賞者皆稱某年某月某日在瓊敷玉藻傳差一次因香會在牆外不知老佛爺所在爲眺遠齋只見門上橫額有瓊敷玉藻四字遂以爲此齋之名故此四字今猶不忘也此亦有闕頤和園掌故因並記之

強廣廷丈汝詢江蘇溧陽人學宗朱子博極羣書著有大學衍義家父常稱爲有體有用之言家父與廣丈交誼至篤謂生平交好不乏理學之儒至和平通達不立崖岸言行相顧粹然無疵惟廣丈一人述其逸事有可紀者李文忠公署蘇撫招之不往馬端敏公以禮爲羅亦不就僅一應開縣李雨亭

江督之聘居三月爲草諫修圓明園一疏而去曾忠襄公任兩江尤重其人時強選贛榆縣教諭以海濱卑溼未就職會乃聘其充江蘇書局會辦雖月俸止三十金然其總辦則藩司也強在書局有年終日校書未嘗一謁當事家父客蘇幕時每挈余詣強強未一詣家父也

山陰傅懷祖星槎亦家父至交廣丈友也以同知需次江蘇志行高潔不爲上官所知蕭山湯紀尙伯述嘗以所著灌園未定稿獻李文忠公星丈知其事遺書責湯以爲污己其捐介如此家父慎所立齋文集有與星丈灌園論學書

八旗人員凡生子女必報佐領然大臣中恆有異性亂宗之事琦善爲糧船張姓之子官豫臬時訪得其母迎至客舍一日其母聞臬司經其門喜極出

而大聲以兒呼之勢不得認乃交祥符縣以風顛陰遣之家父聞之錢塘袁祖惠少闌袁侍其父通宦汴蓋目擊其事云

汪榮寶哀甫哀啓其子稱之曰君殊爲駭俗汪容甫述學江都縣增廣生員先考靈表以君稱父李蕪客越縵堂日記頗不謂然考高似孫緯略云顧愷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遲回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則稱父曰君已自晉人始矣然哀啓非古世俗文字正不必好奇立異王之春爵棠酷嗜聽劇纏頭之費一夕千金其由蜀藩擢皖撫時吏民送德政牌有天下一人澤彼黎元等語天下者李天下後唐莊宗也黎元者黎園也甚矣其諛也

朱文正公迷信扶箕及文昌筆錄喜爲人說因果聞湯文端實傳其衣鉢二公號爲理學名臣所行乃如此錢泳梅谿履園叢話載文正逸事云一日有通家子某欲晉謁闈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闈人曰日昨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某名某名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坐衣冠肅然坐定令僕行酒上菜上飯上茶一如生祭畢則送諸門外越月而薨又梁章鉅葭林歸田瑣記云文正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乩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封號行九拜禮然則非文正乃文邪耳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陳晉捫蝨新話云東坡言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之歌詩東坡以

爲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尙足言詩乎據此則守道以默之歌詩比於永叔之文不翅老子與韓非同傳然永叔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初不以爲忤若蘇子美謂其作詩人以比梅堯臣歎爲不幸

亦見新話

其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其實子美之詩尙未足比堯臣也

賤近貴遠人之恒情論衡齊世篇云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以爲金匱矣此誠古今同慨又須頌篇云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賈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彼何人斯其知子雲蓋不在侯芭桓譚下

壽序非古然亦與贈序同類耳歸熙甫集中雖多此作然尙不失體格若近世爲文對於達官貴人輒諛詞滿紙又豈特壽序爲然哉湖南文徵載曾紹

孔答李二菴書云杜于皇稱吉水羅念菴爲毗陵唐太公壽序通篇講道晰義以荆川爲之子而不之及其超脫如此嘉定婁子柔壽申文定僅三百餘字且謂文定秉政不如前人任勞任怨前人江陵張文忠也其簡直如此若壽序皆如曾所云抑豈不貴但恐施之今日微特不足厭求者之意且必大相詬厲耳

俞正燮癸巳存稿謂公羊傳乃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未免詆媢太過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門論春秋決事比曰漢儒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此與理初意似同實異蓋貴與但斥漢儒理初則病傳耳

漢書董仲舒傳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陳義甚高幾道雖嘗辨其非然平心論之其對三策亦不失爲儒者之言至其家居推說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乃引兩觀桓釐亳社火災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大相刺謬又按後漢書應劭傳言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張湯親至陋巷問以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二十三事動以經對是則仲舒病免之後未忘進取誠不免曲學阿世矣

漢昭烈之勅後主諸葛忠武之誠子皆用淮南子語蜀志先主臨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案淮南子繆稱訓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昭烈語本此高誘涿郡人受業於盧植其註淮南蓋多本諸

師說昭烈與誘同郡同師其習聞是書有由然矣武侯誡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見淮南子主術訓第明志作明德耳斯亦其君臣契合之一端也夫

王羲之蘭亭帖其真蹟已入昭陵而撫本極多孫退谷翻刻定武五字未損本即世所稱趙子固落水本也落水本爲番禺蔡伯浩以五千金購得家父曾一見之伯浩被禍此本並他書畫押之上海廣東工商銀行前經理薛仙舟襄理余內弟徐維明曾以書畫目錄示余落水蘭亭在焉今恐爲日人所得矣

唐春卿景崇師費二十年精力成唐書註若干卷惟表尙缺然已寫有多條春師沒後其家人深藏稿本又無力付刊散失可慮箸書之傳不傳殆有命

也

同治初太平天國將亡石達開由楚犯川擬出奇兵從間道取成都乃困於土司境適大渡河水漲不能渡遂詣總兵唐友耕降駱文忠以生擒奏聞壬秋湘軍志謂劉蓉往受俘蓋事實如此霞仙輒盛自矜詡作詩紀功有賽諸葛之語識者哂之其後喪師於秦非不幸也

易繫辭下傳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楊用修丹鉛續錄引朱震漢上易集傳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野今獠川苗寨多衣統羣上下相連雖議論似好然謂上古衣裳相連秦始離之殊屬無稽上曰衣下曰裳經傳通訓既分上下自非相連曲禮不漱裳尤其顯證李鼎祚周易

集解載虞翻曰乾爲治在上爲衣坤下爲裳孔穎達引鄭玄曰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蓋不獨上下異位且玄黃異色其不如子發所說明矣

同治初克復金陵當日奏報以李臣典爲首功然先入城者實朱洪章家父聞遵義黎蕙齋丈言之確鑿光緒中法蘭西兵艦犯福州其艦帥孤拔之亡或云在馬江中礮或云在定海閩浙互言其功時廬江劉文莊公撫浙以爲發礮擊之者錢玉興也

岑雲階當庚子之變扈從行在與閩宦李連英結交甚密其受知孝欽即由於此迨入爲郵傳部尙書自以爲歷任封疆聲名已著且方面奏慶親王奕劻貪黷不職故饋李酒食亦拒絕之李因大悲其不久遷外出雖奕劻擠之

李亦與有力焉

同治初元遵義黎庶昌尊齋以諸生伏闕上書得旨以知縣用時文忠公文祥及李文清公堂階在軍機故有意開通言路激厲人才而臺諫無識反抨擊之黎疏見所著拙尊園叢稿外編李慈銘尊客孟學齋日記謂其所條諸務不盡可行而求治之方不外乎此其疏草雖危言聳論朝陽之鳴鳳也有烏夜啼樂府即爲臺諫攻黎而作其詩云膈膈膊膊烏夜啼御史府中列柏榲朝來匿景乘夜啼一烏啼向曙羣烏問何怒云昨有黃雀飛鳴公車著黃雀萬里來黔中銜花直達光明宮主人睹花感雀意金鈴繫雀穿花叢烏言百鳥自成列鳳皇不能司雀秩只聞鳩準居上林不許鷦鷯傍堂密黃雀一心惟報恩飲啄風露甘邱樊忽遭彈射誰敢冤由來反舌憎人言蓋尊客爲

人雖褊衷猶能主張公道也

列子湯問篇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魏志方伎傳裴註云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先生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水發焉設爲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垣側立出入自在又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殷文亮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繪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又無名人楓窗小牘云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不同最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此等技巧豈在今日歐美人下第中國素不重藝術又喜自秘故雖有創造旋失其傳安有精進之望舊唐書李

皋傳言皋嘗運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鼓若挂帆席韓退之作曹成碑既不載此事宋景文唐書亦削而不錄蓋皆以爲奇技淫巧不足道也徐度卻掃編云元城劉公晚歲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案荀子勸學曰日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陶淵明雜詩亦曰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民國二年後項城予智自雄已隱有帝制自爲之意四年余自東三省視察司法歸謁項城於時政頗有譏評項城不懼退草一疏辭職詆項城摧殘國家元氣項城大怒擬立免余職祕書長張仲仁一蹙語項城曰江庸之辭職負氣耳且總統就任以來無敢非議時政者當溫語慰留以示總統之虛懷項城稍霽徐曰姑擬一批令留之仲仁擬稿頗婉切項城曰批太好仲仁笑

曰既擬留之則非好不可項城亦笑時王式通書衡在側項城正色語書衡汝告江庸以後但做官少說話甚矣項城之隘然但做官少說話確是古今做官之祕訣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韓蘄王夫人京口倡也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案宋史本傳云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又云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退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胤皆戰死敵得橫江遁去

順炎武菴中隨筆云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在先識己之暇而後可以待敵

與景綸所論

略同但無夫人乞加罪責事史言一夕鑿渠三十里萬無此理鑿河遁去殆

當日奏報飾罪之語玉照新志述其事甚詳謂虜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自若也可見失機縱敵當時輿論多以是責韓故無名人楓窗小牘亦云韓蘄王之威宣於金虜而有畏懦之議岳韓並稱韓非岳匹也

金德水熙朝新話謂竹垞出典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即不見客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無所携惟載書兩簾而已盜劫其居得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已靡覆不發矣竹垞清節若此風懷二百韻詎足累之哉

徐樹丕識小錄云于少保之死皆謂徐武功害之然當時廢太子錮南城皆少保爲之也景皇病亟嘗欲迎養襄府事未決而中宮猶豫遂爲曹吉祥所泄至有奪門事當時張石輩皆武弁不能顯暴其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後人之議紛紛大概廢太子一事凡畧字者皆當誅豈獨少

保哉此亦温州筆記自是一議論作史者當知樹丕所云殆有意淆亂是非
案温州即指文衡山之父林明史憲宗本紀成化二年諭祭于謙復其子冕
官三年十月庚子黎淳追論景泰廢立事帝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
臣下所當言切責之又于謙傳載憲宗賜祭詔曰當國事之多難保社稷以
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姦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憲
宗身爲太子被廢其對於忠肅如是則當日之誣陷不辯自明明文明特以私
於有貞遂爲左袒妄議賢臣徐晟續名賢小紀云待詔文先生年十六父溫
州守林以病報先生挾醫而往歿已三日矣慟絕收其家故所藏徐武功諸
秘冊雜燒之此秘冊雖不知云何其與有貞深交不第鄉誼可斷言也
于晦若丈式枚本四川營山人父宦粵生於廣州遂寄籍廣西賀縣曾受業

陳蘭甫先生之門精於史學尤熟唐事宣統三年任修訂法律大臣時在館中數數相見其生平作詩不多陳石遺近代詩鈔載其唐李寶臣紀功碑一首殆書院考試之作光緒乙酉晦若丈還蜀與家父同客易笏山布政官廨有次韻真一子牡丹詩四律其一云入座驚聞李白狂豈知富貴自矜莊南朝詞客宜宮體北地臙脂異國香曾逐鳴鑿來洛苑可憐飛燕在昭陽若論解語方傾國雲雨何緣誤楚王其二云山桃紅杏各爭狂不比華嚴妙相莊三月鶯花春異色五雲宮闕夜聞香人天舊夢懷中禁時世新妝誤上陽八尺銀瓶雕玉盃漫將忠孝惜錢王其三云久厭繁花客慧狂未容齊物擬蒙莊春回已負三生夢品重宜推一字王

自註歐公序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王

地脈古來原向

洛天尊後出始當陽涼州打徹猶前日忍見離筵墜粉香其四云曾陪走馬

孟郊狂沈醉東風又洛陽化國樓臺疑隔世平泉草木記荒莊忽驚觸眼西
川錦莫問招魂南海香十萬鶯花二分月茫茫都付梵天王丈時以庶常散
館官兵部主事故有人天舊夢一聯又喪偶未久故有忽驚觸眼二句

光緒元年沈葆楨等奏請將明室遺臣朱成功賜諡建祠奉旨准行予諡忠
節遂於臺灣建明賜姓延平郡王祠文肅撰聯云開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
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
人大氣包舉又無名氏聯云由秀才封王支持半壁舊山河爲天下讀書人
別開生面驅外夷出境自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亦極豪
宕余十八年渡臺謁延平王廟此二聯俱未見今延平王廟之所以巍然猶
存者延平王之母爲日本人耳不然踣矣

相宅較相墓爲古漢書藝文志形法六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其書不傳四

庫著錄之宅經舊本題曰黃帝宅經蓋出依託葬地之術自東漢始後漢書

袁安傳載安父沒訪求葬地逢三書生指一處當世爲三公安從之故累世

貴盛唐書藝文志有葬書地脈經卷葬書五陰一卷初不言爲郭璞所作

郭璞傳從河東璞公受青囊中書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術虞門人趙載音隔奇書書爲火所焚不言其曾著葬書宋志始載郭璞

葬書一卷其後方技之家競相附益遂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病其蕪雜爲

刪去十二篇存其八篇吳澄又病蔡氏未盡蘊奧復抉其精粗純駁分爲內

外篇近代術家言山龍脈絡形勢及點穴蓋出唐楊筠松所著撼龍經疑龍經葬法倒杖諸書盛行於世順德李文田得爲撼龍經註爲松不見史

傳惟陳振孫書錄題解載其名氏宋蔡吳名儒故是書因以增重四庫著錄

史藝文志有楊敬貧正龍子經一卷發微論一卷宋史儒林傳謂元定之學旁涉術數而尤盡心於地理元英

談數曰或贈蔡季通詩云掘盡人間好丘隴冤魂欲訴史無由先生若有堯

夫術不何先言去道州
則當時已有識之者矣
而其中遺體受蔭之說使後世感於禍福或稽留而

不葬或遷徙而不恒雖賢如朱晦翁亦蹈其失呂叔簡四禮疑云朱元晦一

代名儒乃不勝其福利之心而葬父母於兩地是平生之一迷也吾不能爲

賢者諱之
朱子語類云伊川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闊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

耳 無怪元明以來士大夫無不崇信風水求如呂叔簡之卓然不感者洵

爲難得

姚鉉唐文粹載古之奇縣令箴有曰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

清上二句吾亦首肯下二句却有語病

文人紀載恒浮而不實王貽上隴蜀餘聞謂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龍粵西多

鳳皇峒中蠻女往往緝以爲裘甚麗截取其嘴爲杯曰鳳皇杯唯蜀多虎或

不誣其餘皆妄語聞百色等處多孔雀何嘗有鳳皇哉

同治四年設同文館以前太僕寺卿徐繼畬爲提調官而選翰林院及部員之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學習行走徐字松龕山西五臺人道光季年嘗官福建巡撫所著瀛寰志略爲中土言外志者之先河言者嘗據中外交涉事劾之並以此書爲口實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先後請罷同文館未允六年更增設天文算學因天時亢旱詔求直言都察院代奏直隸州楊廷熙

四川瀘州人

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摺雖經嚴旨申飭而一時士議終以

醜夷之學爲疑頗多右之當時士大夫其固閉如此

清光宣間趙堯生師官待御時鄭太夷陳石遺曾剛父楊昫谷羅揆東及余父子均在京師月必數聚聚必爲詩今剛父揆東昫谷先後逝世堯師還蜀

太夷入遼石遺旋鄉余父子外無一人在北平者猶憶宣統元年集陶然亭
師縱談甲午三月南下淫怪物事語極詼詭一座捧腹師有詩紀之稿尙存
余處詩云鄭公二月羅羣賢江亭雪霽春一灣葦芽出土柳條綠水光汎汎
收晴巒各尋雅謔破晝睡敬舉國故光緒年甲午三月此亭下傳有怪物聲
振天略如九牛吼大甕或圖其狀如鼉鼉作麟之而睥雙目往揭巷陌人聚
觀我時寓居保安寺楊舍人住官菜園

謂楊銳
叔婦

見怪不怪試一往自龍泉寺

成市屢美人如花著高屐燕支塗頰擊雙鬢時逢繡幃中風走道傍貧婦爭
乞錢前行野潦一團碧萬頭攢戢人如山是時一閔怪乍伏競吹樹葉敲銅
鏝驀然一聲殷地發事果不謬如人傳楊舍人歸舌不下取五行志終夜翻
廣搜異聞定鼉吼昆明池內海眼穿前演水雷失窟宅徑攻地道鑽城垣自

餘厭勝有萬法內務府設宣經壇西山老道習雷吼星冠木劍揚朱旛金吾
福公決大計謂人有力天無權調神機營備不測刻日大礮轟黃泉或云城
當化爲海五城御史宜直言西洋鬼子欲歸國已發電報呼海船紛紛弭禍
說不一坎坎應節聲愈繁果然是物召兵象及秋日本爭朝鮮我方妄言冀
妄聽鄭公大笑邀憑欄西山戴雪可臨境買花神廟樓其間海棠四面積萬
本請君坐此談神姦廣和有酒且歸醉英俄近日方野蠻致此咎者是何怪
魑魅罔兩珊瑚冠衆客撫掌我面赤待修楔事清明前作江亭詩質衆論游
者細考然不然

家父云曩客安慶摯甫嘗爲余言張廉卿初見曾文正因朗誦王介甫海寧
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一過自是文思大進因緣文法之善亦由廉卿天分之

高其言玄眇吾所不解

李尊客謂古文之法非壞於八家壞於茅鹿門以後之評八家者雖方望溪之文有義味姚姬傳之學有本原而尙陋習相沼感於挑剔吞吐開合照應以搖曳爲神致以斷續爲離奇數字之文必有鍼線緜絡一行之間亦須起伏映帶此學究之蠱毒中人最深者也蔣子瀟七經樓文鈔與田叔子論文書亦以翦裁駕空諸法爲譏又謂非八家之倣古文實學八家者之倣古文其說可與李互證惟子瀟頗推錢竹汀

並推李申翁申者
文殊不厭人意

尊客則謂望溪之

學誠不足望竹汀而古文義法粹密神味淵深自爲國朝冠冕非竹汀所能及也卻是公論

敖英東谷贅言云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

陽明子講學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了翁是言足爲空談心性者鍼砭然論語不云乎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亦曷可少耶

家父云鄭文焯小坡言丙戌自吳入都會試在通州逆旅見題壁詩云南征枉說覓封侯便說封侯不解愁他日生還應鑄錯爲君搜鐵十三州末署豐潤女史寄外閩中此蓋張佩綸馬江敗逃後自題或他人託名諷之也張孝達初任晉撫疏薦中外官五十九員以幼樵居首稱爲有一無二之才幼樵

在閩驕愎事奏報欺飾今人馬江紀略已詳言之其後竟剃鬚爲李相贅婿末路固不足觀即其作講官時言事頗負直聲其實亦多有爲而發不盡由忠愍也李莼客越縵堂日記載直督張樹聲奏調侍講張佩綸赴津幫辦水師事宜陳寶琛奏參其擅調近臣一事以爲狐埋狐搯陳與佩綸久互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家父聞諸張靖達之子華奎謁卿云幼樵實自媒於北洋始奏調之耳

籍忠寅亮儕性最迂緩其壁上之鐘例撥快二小時間其何意謂快二小時則僕人屆時相促可不至爽約也其趁火車十恒誤九一日送客東車站車已展輪見亮儕始至余戲謂之曰君非乘車乃爲火車送行耳

後漢書逸民傳梁鴻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而

伯鸞清高可令相近然要離實不足取呂覽忠廉篇乃云要離可謂不爲貨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故不以富貴而忘其辱殊爲乖謬且篇中述要離語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君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是其不仁不義固已躬言之蓋即下當務篇所謂勇而不當義大亂天下者惡可獎之乎

失名東南紀聞云汪勃者歙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朝試秦檜求一近闕秦問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四庫提要謂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不至此恐不免傳聞失實

孔平仲珩璜新論謂陳平周勃請文帝即天子位稱臣而曰大王足下爲言之不順考史記秦本紀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裴駟集解引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然則足下固與殿下閣下無異近世始以足下爲輕是知文帝未即位尙是代王故曰大王足下惡得遽以陛下尊之乎毅父以爲言之不順非也

戰國策蘇代遺燕昭王樂毅報燕惠王皆稱曰足下

太平廣記李娃傳易實甫丈謂指李勉緣唐代封汧國者止勉一人且李爲鄭王元懿曾孫故稱鄭元和其言雖近似然小說多虛構正不必實有其人也

家父云四川眉州三蘇祠木假山堂外有瑞蓮池夏間荷花極盛祠與院隣張文襄爲學政按部蒞眉試畢譙賓僚於此製新樣紙燈無數繫諸鴨尾放

池中爲戲鴨行燈與蓮葉觸往往傾仄油瀉於池從此花不發矣東坡物類相感志云桐油入水池荷死惜當時文襄不察丙戌春與易笏山先生同游蘇祠眉人言及猶若有餘憾焉

清末民初京師能爲桐城派古文者一時稱盛如姚仲寶叔節兄弟傳其家

學

二姚爲石甫孫

吳辟彊則擊甫子馬通伯則擊甫門人

北直能文之士大抵皆出蓮池書院

而王晉

卿林琴南皆師法桐城者也通伯作桐城耆舊傳於其師吳擊甫云張廉卿辭蓮池書院院長吳爲冀州知州謁合肥李相李憂其繼吳曰無若某矣李當欣許之明日吳即以院長名義拜李此殆非事實意欲揚吳反涉於妄聞家父云舊制藩司初擢巡撫其見督撫仍由甬道東角門入坐官廳然後開暖閣門延之吳任冀州知州未交卸前固猶是督撫屬吏也况吳本師事李

者乎

近人論文多薄桐城義法章太炎謂此在今日亦爲有用明末猥雜佻儻之
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
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綱紀學者
守此不至墜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
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是說見其門人所記蒞漢微言頗爲平允
晉蔡謨遷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世所哂雖得罪放廢終不肯拜也鄭
袤遷司空辭讓至十數云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
死之年累辱朝廷訖不受之二人者固賢矣唐鄭繁同平章事搔首曰歇後
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古人難進易退今人易進難退非獨不能如鄭蔡之

辭高位而不居亦並不及鄭五自知之明天下事安得不敗壞哉

冀國夫人祠在成都城南草堂寺之右所祀即唐書崔寧傳寧妻任氏也長洲顧子遠題一聯云一代紅妝繼李波小妹數行青史先石柱夫人家父嫌其近率尤以李波小妹爲病思有以易之而久不就壬辰歲乃致書吳下浼俞蔭甫編修撰聯蔭老以新舊書皆不載冀國之封唯楊升菴集云成都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日傾城出游因自書楹聯見寄云新舊書不詳冀國崇封但傳奮臂一呼爲夫子守城代小郎破賊三四月歷數成都盛事且先遨頭大會以流觴佳節作設悅良辰莊雅工切蔑以加矣當即刊懸祠壁成都屢遭兵燹不知今尙存否

謝采伯密齋筆記云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

有花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污渠中夫人爲浣衣而百花浮水上
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人歸西川節度使崔寧爲小婦節度入奏夫人
能散財破賊人楊子琳邦人德之即所居祠夫人後草堂與祠並稱端平丙
申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迹聞自無恙是冀國夫人之稱其來久矣唯西門
當作南門耳

龔鼎臣東原錄云慶曆中文彥博與杜祁公俱在樞府彥博見祁公依條例
行事乃曰此是措大治身之道耳某雖晚輩亦不敢不以天下爲慮依條例
行事有司之任非宰相職也潞公斯語較陳平爲切實陳平之對漢文謂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猶不免浮夸也宋史寇準傳
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

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潞公不依條例行事與萊公不用例用意正同

近代宋詩盛行山谷者尤衆然只得其粗硬生澀而已山谷次韻楊明叔見餞十首有云男兒生世間筆端吐白虹何事與秋螢爭光蒲葦叢又云小智窘流俗蹇淺不能超安得萬里沙晴天看射鵰又云丈夫存遠大胸次要落落須有此襟抱方可與言黃詩

趨庭隨筆第一卷終